

劳模是“！”，这个承载着浓烈感情的符号；劳模是“火”，带着独特智慧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；劳模又是“道”，以自己心血和汗水为轨，推动着一个时代文明和道德的脚步。让我们走近劳模，听他们讲述劳动的故事——

劳动，让生命更有力量

光影

我是电焊花木兰

□ 易冉 口述 李万祥 整理

2000年，我从武昌技校焊接专业毕业参加工作。当时，我所在的底架转胎班，是车间劳动强度最大、焊接量最大、人员最多、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典型“苦、脏、累班组”。每人每天的焊接量是125米，20公斤一盘的焊丝每天要消耗一盘半才能完成当班产量，有的男同志下了班都累得跟散了架似的。记得当时正值盛夏，我每天都是裹着一身浸透汗水的工作服回家。

后来，随着中国南车走向国际市场，我们企业所获得的国外订单越来越多。可是，这些国外订单都必须经试制成功，得到外方监造认可才能批量生产。

老师傅们常说，试制新产品不但要技术好，更要下功夫、花力气。实践中，试制时出现的技术难题很难预料。为了扫除批量生产的技术障碍，我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。当时，我主动请缨，经历过多次磨炼之后，逐渐地就成了每次新产品试制的“必点之将”。

记得2012年的一天，正好是我轮休，突然接到车间技术攻关的电话通知。匆忙从市中心的家里赶到生产现场时，我看到在场同事都在那儿站着，不敢动手。后来才知道，因为试制的澳大利亚PN煤车结构复杂，起码有上千条焊缝，密密麻麻。

俗话说，“技高人胆大”。了解具体情况后，稍作分析，我便毫不犹豫地把电流调到140A、电弧电压19V，用小芽苗形的摆动手法开始施焊。经过在生产一线通宵作业，焊完后的试制品经超声波探伤检验完全合格，双面成型非常均匀，完全符合外方监理的质量要求。

干电焊工的活，既要有吃苦，还要有悟性。其他电焊工要学习三个月才能顶岗，我只用半个月就能上岗了。

别看我长得秀气，但要说吃起苦来绝不含糊。参加工作不到半年，我被选派到电焊骨干集训队，师从湖南省技能大师杨卫东。在集训队一年的日子里，我通常上了晚班后一大早就赶到培训基地上课，苦练气体保护焊、手把焊硬功，焊接技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
最终，在当年的技术运动会上，我以厂级比赛史上最优异的成绩一举夺冠，被授予电焊铜星。在后来，我一鼓作气连续两届披金挂银，实现了别人需要攀登10年以上的金领铜星“三级跳”。其实，这些成绩都不算什么。因为我深深地知道，成功的经验源自细心的积累，从走上电焊这一岗位，我便立志做一名优秀的电焊技师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在23岁时便成为南车最年轻的电焊技师。3年后，我又一举成为当时南车最年轻的高级电焊技师。8年时间，从一个普通青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高级技师，这期间付出了多少汗水、吃了多少苦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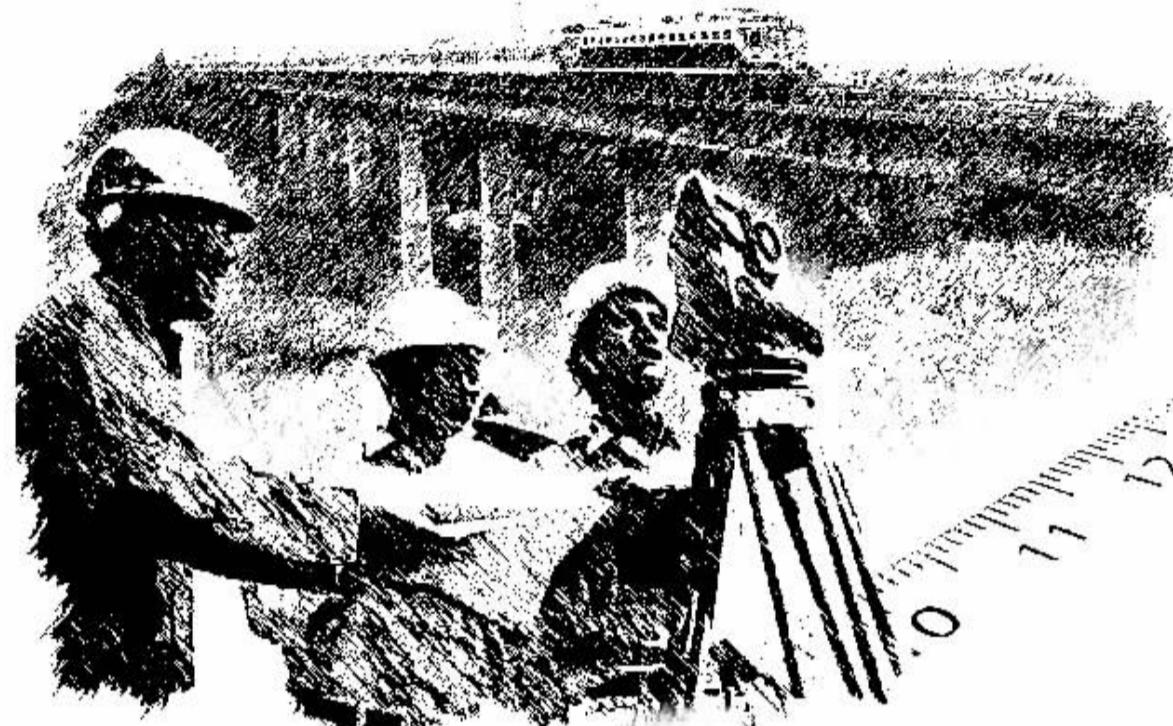
2009年9月，我撰写的论文《运用ERP助推技能培训》在国家级核心期刊《中国培训》发表。就在当年底，我又幸运地成为国有企业顶尖的国际焊接技师队伍中的一员。

2011年9月，中国南车派我参加在德国吕内堡举行的“嘉克杯”国际焊接大赛。由于准备充分，我在这次赛事中获得了唯一特别奖。当时，我被德国媒体亲切地称呼为“电焊花木兰”。

“互传技艺、共同提高”，这是我们株洲分公司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的优良传统。虽然工作才10余年，但是我的“徒弟”已经遍布全车间，其中大部分还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教的。队员之间相互切磋交流，共同提高进步。

常听人说，现在是竞争年代，想要独当一面，就要有别人没有的绝活。如果把自己的绝技传给了别人，就会造成“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”的悲剧。

但是，我并不这么认为。对于同事，我愿意将技术倾囊相授。干优质活是员工送给企业最好的礼物。不光自己要干出优质活，还要发挥传帮带的精神，让大家都做出优质活。这样我们的公司才能越来越好。



十年辛苦，刹那欣慰

□ 白芝勇 口述 陈 郁 整理

测量工作在工程建设中，就好比汽车的方向盘。方向盘指的方向对，工程才能不出偏差。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双脚和仪器丈量着中国道路一步步向前，为祖国插上腾飞的翅膀

心生爱慕

一定要做测量工作！一定要在测量上作出点名堂来！

1999年，从兰州技校毕业，我被分配到中铁一局五公司工作。

我们单位有个传统，刚分来的学生要进行为期3个月的工班体能锻炼。我被分配到钢筋班，每天拖钢筋扎钢筋笼，累得筋疲力尽。

可也就是在此期间，我接触到了测量工作——有时，我们要协助技术人员在工地放线测量。看着技术人员摆弄着金贵的测量仪器，我的心里好生羡慕！

后来，我听说，测量工作在工程建设中，就好比汽车的方向盘。方向盘指的方向对，工程才能不出偏差。比如在铁路隧道中，隧道在哪儿开挖，走向如何把握，双向开挖的隧道能否“无缝对接”等，都必须靠精准的数据说话。

一下子，我对测量工作产生了兴趣。没想到，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比比划划、测测算算，竟然那么重要！于是，我暗下决心：一定要做测量工作！一定要在测量上作出点名堂来！

不知道是不是领导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反正，后来我就真的被分配去做测量工作了。

正式进入精密测量行业后，我发现，自己对测量仪器的使用、测量知识的系统掌握、现场测量技术难题的认知和解决能力有着先天的缺陷和明显的不足。

怎么办？只有学习！

为了尽快掌握测量仪器，每天下班后，我都把水准仪抱到办公室，利用地面、椅子、桌子形成高差，用钢卷尺将高差量出来，然后用水准仪去测。我相信，熟能生巧，把技能变成本能，练到“人机合一”的境界，自然就会有工作的高效率。

经过一次又一次反复操作，我慢慢找到了手感，也对仪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与掌控，最后，我真的练到了信手拈来也能准确无误！

技能最怕生疏！所以直到今天，我都一直保持着这个自我训练的习惯，在工作之余，经常背着仪器随时随地反复练习。

琢玉成器

必须不断学习，只有学习才能进步，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一直站在专业的前沿。

英语是我的弱项。刚接触到进口的高级测量仪器时，我真的傻眼了：看不懂，更别说操作了！

没办法，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——先对照说明书，然后查字典，弄明白每一个操作界面上英语单词的意思，把英文和译文都抄在一个小本子上，揣在兜里，只要有时间就背着仪器出去练习；对中、整平、观测、记录……一遍又一遍，有时一练就是几个小时。虽然很枯燥很无聊，但是天长日久，当把这些仪器精熟于心、烂熟于手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些仪器已经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闭着眼睛都不会操作错！这时，心里就觉得，当初，即使再辛苦，都是值得的！

为弥补理论与知识上的欠缺，我买来《控制测量学》、《测量学》等专业书籍自学，并参加了成人高考，被石家庄铁道学院交通土木工程系交通土建工程专业录取。通过系统学习，不管是电子精密水准仪、光学精密水准仪、全球定位GPS……我都能熟练操作，而且还能对这些精密仪器进行常规校检。

参加工作十五年来，我从不看电视、不玩游戏，因为舍不得那些时间。有时野外一天工作下来，疲惫不堪，可是我还是要坚持看一会儿书。必须不断学习，只有学习才能进步，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一直站在专业的前沿。

至今，我先后参与了30多条铁路、公路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线路复测、工程精测工作。在武广客专阳河隧道施工中，使用普通陀螺经纬仪、铅锤仪联合定向的简便方法，我成功解决了浏阳河隧道3#竖井长距离开挖正洞高精度贯通的施工测量难题，提高了横向贯通精度，节约测量成本40余万元。这项成果被命名为“竖井定向测量系统应用技术”，并获得了2010年全国第三届时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优秀奖，现在已被广泛应用。要是不学习、不钻研，哪能取得这样的成果？

收获满足

伤口沾水感染，痛得我彻夜难眠，只能用白酒暂时消炎，第二天，照常起来工作。

干一行，钻一行，更要爱一行。我和同事们总结说：偶尔一天在野外，那叫踏青；偶尔几天在野外，那叫旅游；一年365天有300天在野外，那叫“搞测量”。

作为工程施工的先遣部队，翻山越岭、风餐露宿是不用说的；居无定所，住小旅馆、老乡家，甚至是废弃的窝棚，是家常便饭；吃咸菜、啃方便面，甚至饿肚子，饥一顿饱一顿是寻常事。白天外业辛苦一天，吃完晚饭后马上又进行内业整理、复核、计算数据，有时凌晨一两点才能上床躺会儿，第二天照常出发……真是受了许多苦，遭了许多罪。不爱这一行，没有理想，没有甘于奉献的精神，还真干不了！

2004年5月，我做完阑尾手术不足十天，就赶到西汉高速公路进行工程复测。西汉高速公路是西安到汉中的交通要道，因沿途都是崇山峻岭，高速路只能像灵蛇一般，沿汉江蜿蜒前行。为了能按时完成测量任务，我和我的小分队只能在汉江及其支流的两岸间不断地来往返。一次，在穿过汉江一条不知名的支流时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大家都趟水过河。在两个石头之间，我实在是太累了，结果，没有跳过去，一下子掉进水里。伤口沾水感染，痛得我彻夜难眠，只能用白酒暂时消炎包扎，第二天，又照常起来继续工作。

2008年夏天，上饶至武夷山的高速公路做测量时，为了躲避毒蛇和蚊虫叮咬，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里，我和队员们穿着长袖长裤背着重达15公斤的测量设备翻山越岭。可即便这样，还是被毒虫叮咬得不轻。晚上，被毒虫叮咬的地方开始发作，奇痒难忍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拿热水烫发痒的地方，为了让皮肤麻木一会儿……

真是苦啊！有时候受不了了，也会发狠说，再也不干了！可是第二天，照样一个个背着仪器上山，没有一个打退堂鼓。工程都等着我们的数据才能开工，这点苦算什么呢？

不过，尽管受了许多苦，遭了许多罪，但是，当看到一座座隧道顺利贯通的时候，当一条条公路、一条条铁路通车的一刹那，我们真的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，觉得自己曾经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得到了收获和满足，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，我们为此感到自豪！

人家说，梦想有多远，路就有多长。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双脚和仪器丈量着中国道路一步步向前，为祖国插上腾飞的翅膀。

最美

收工



这位苗族妇女与丈夫合力收拾了一块田里的稻草，丈夫赶着骡子运回一车，剩下一点自己用肩扛回去。今天在北京的女儿带了男朋友回来，她要早点回去做饭。前面的路上有辆卡车开过，扬起一路灰尘，她停顿片刻，回头瞬间让我发现了一种劳动的美感。

农事



二十岁出头的于远生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做了个小白领。在几个姊妹中，他从小的学习成绩就是最差的，但所有田地上的活计他都能触类旁通，对于现在的农家孩子来说，这是值得欣慰的强项。每到节假日，这位好帮手一回家就能让父亲感到轻松了许多。

擦拭



系着绳索的“蜘蛛人”在小心地清洗着合肥美术馆的外墙。这个建筑物被人们称作一堆火柴棍，像是被人从天上扔了下来，散落在地面上。对于这位正在洗刷蒙灰的玻璃的工人来说，他需要的是玻璃的透亮。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 范

责任编辑 敦 蓉 梁 婧

邮箱 jjrbzmk@163.com